

彝缅语的通用类别词*

姜 静

[提要] 通用类别词是量词系统中泛用程度较高的一种,其所搭配的事物至少跨越两个生命度等级,分类的作用已不太明显。在彝缅语各语言及方言中,通用类别词的形式、数量及分布情况既相似也有不同之处,体现了彝缅语各语言、方言间的亲疏远近,也说明通用类别词多是后起的,其来源多样。

[关键词] 彝缅语 通用类别词 来源

一 导 言

量词是表示事物数量单位的词,可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类别词是名量词的一种,根据所搭配名词的特征对可数名词进行语义修饰,不仅起到计量单位的作用,也对名词进行分类。

克罗夫特(Croft 1994)通过对类别词的跨语言比较,将世界语言中的类别词分为四类:类名词(noun class)、数量类别词(numeral-classifier)、领有类别词(possessive classifier)、谓词类别词(predicate classifier),分别具有限定性(determination)、枚举(enumeration)、领有(possession)、空间谓词(spatial predication)的功能和意义。彝缅语中的类别词多为数量类别词,其他类型的类别词较少,数量类别词基本上对应于以往研究中的个体量词,包括通用类别词(general classifier)、普通类别词和形状类别词。彝缅语中还存在一种反响型量词,是通过拷贝名词的全部或部分语素表示计量意义的一种准量词形式。

量词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彝缅语量词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包括:彝语量词研究(曲木铁西 1994;胡素华、沙志军 2005a, 2005b;王海滨 2017;普忠良等 2020;王琳 2020;周天天 2023),汉彝量词比较(许巧云、打西阿且 2013),拉祜语量词研究(张雨江 2010),哈尼语量词研究(李批然 1992;经典 2013;赵勇 2021;等等),土家语名量词研究(邓佑玲 2001),白语名量词研究(王锋 2002;黄成龙 2013a),载瓦语量词研究(徐悉艰 1993),彝缅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徐悉艰 1994),藏缅语名量词研究(戴庆厦 1997)等等。整体来看,彝语、哈尼语、白语研究成果较多,其他语言相关成果较少,而且目前尚未有文章对彝缅语各语言、方言、土语的类别词进行系统比较。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语言形态句法类型学研究(18ZDA298)”的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诚挚感谢。本文语料大部分来自公开出版的论著,少部分由相关语言母语人师友及专家学者提供:胡素华教授(彝语诺苏话)、普忠良编审(彝语纳苏话)、王海滨博士(彝语撒尼话)、沐华博士(彝语山苏话)、黄宏(彝语葛颇话)、杨永斌老师(彝语阿乌话)、李焯博士(白语美坝话)、李翔博士(傣语福贡话)、杨云博士(哈尼语勐宋话)、和菊博士(纳西语鲁甸话)、向华武(土家语龙山话)、金万丽(载瓦语、景颇语)、尹定勇(缅甸语)等。特此致谢。文中若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本文主要对彝语^①的通用类别词进行描写和归类,找寻不同语言、方言中通用类别词的共同特征及来源,探讨彝语通用类别词的类型学特征。

二 彝语通用类别词的概念及其分布

我们通常将适用范围广泛的类别词称为通用类别词(通用量词)，“适用范围广泛”一般指类别词可搭配事物的生命度范围广泛,比如某一类别词可通用于动物和无生命物体,通用程度更高的类别词所搭配的名词则无生命度等级^②限制,可通用于人、动物和无生命的事物,即通用类别词搭配的名词至少跨越两个生命度等级。通用类别词适用范围多样,与其在各自语言、方言中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说话人对世界有不同的认识和分类方法相关。Aikhenvald (2000:98)提到,数量类别词语言一般都有一个“通用(generic)”的类别词,可以应用于所有名词,但在很多藏语中,并不存在这种可应用于所有名词的通用类别词。在文献中,学者们使用的通用类别词概念也较为模糊。本文将适用于两种及以上生命度等级的类别词称作“通用类别词”,将一种类别词泛用于同一种生命度等级事物的现象称作“类别词的泛用”。彝语中只有部分语言、方言存在通用类别词,但类别词的泛用现象则较为常见。本文主要关注彝语的通用类别词。

普通类别词是指可以用于同一类事物的计量单位。与通用类别词和形状类别词不同,普通类别词搭配的对象名词不能跨越生命度等级,也与形状等特征无关。它所搭配的名词属于某一类事物,与事物的属性相关,如撒都语中的 *ku*³³ 只用于修饰植物类事物名词, *ɬɔ*³³ 只能用于马匹、骡子、毛驴等动物(白碧波等 2012)。

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理论认为,形状(shape)和大小(size)是名词范畴化过程中最典型的特征。形状类别词从事物形状、大小及功能等维度对名词进行分类及计量。彝语中修饰圆形物体的形状类别词存在泛用的情况,但在有的语言及方言中只能适用于无生命物体,没有发展到可搭配跨越生命度等级名词的通用类别词。

(一) 彝语通用类别词的类型及分布

通用类别词在不同语言、方言中表现不一,发展进度不同。为观察彝语通用类别词的现状并探讨其发展脉络,我们将彝语各语言、方言、土语中的通用类别词(包括相关普通类别词^③)列表如下^④:

^① 由于彝语内部方言差异较大,本文选取了彝语 11 个方言土语点进行对比研究,包括:北部方言诺苏话(四川省凉山、攀枝花市等);西部方言腊罗话(云南省大理市巍山县);南部方言腊鲁话、聂苏话、山苏话(玉溪市新平县、峨山县等地);东部方言纳苏话(昆明市禄劝县、红河州弥勒市、楚雄州等);东南部方言撒尼话、阿乌话、葛颇话、阿细话(红河州弥勒市、泸西县等);中部方言俐侏话(临沧市凤庆县等地)。

^② 黄成龙(2013b)提到生命度(animacy)是名词固有的特征,具有自然性与任意性,在某些语言里,生命度依赖于人类自身能感知的(sentient)或者存活的(living)性质。科姆里(Comrie 1989:185)认为生命度是语言结构之外的概念范畴,把生命度定义为由一些主要的成分组成的、从高到低的等级序列:人(human) > 动物(animal) > 无生命物(inanimate)。

^③ 彝语不同语言中,修饰人、动物及无生命物体的普通类别词数量不等。此表仅列举与彝语通用类别词相关的普通类别词,所列举的普通类别词或与同语言中的通用类别词相关,或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通用类别词相关。

^④ 表中粗体音标的为通用类别词,非粗体音标的为普通类别词。

表1 彝语通用类别词和部分普通类别词

语言/方言	生命度			语料来源
	人	动物	无生命物体	
彝语西部方言腊罗话	yo ³³	ma ⁵⁵	ma ⁵⁵	周廷升(2017:87)
彝语北部方言诺苏话	ma ³³ /zo ²¹	ma ³³	ma ³³	曲木铁西(1994); 胡素华、沙志军(2005a)
彝语东部方言纳苏话	mo ³³ /lo ³³	mo ³³	mo ³³	普忠良等(2020)
彝语东南部方言撒尼话	ma ³³ /zo ³³ /ly ²¹	ma ³³ /ly ²¹	ma ³³ /ly ²¹	王海滨(2017)
彝语中部方言俐侏话	mo ⁴⁴ /ne ⁵⁵ /le ⁵⁵	mo ⁴⁴ /ne ⁵⁵ /le ⁵⁵	mo ⁴⁴ /ne ⁵⁵ /le ⁵⁵	周天天(2023)
彝语南部方言腊鲁话	mo ³³ /na ⁵⁵ /la ²¹	mo ³³ /na ⁵⁵ /la ²¹	mo ³³ /na ⁵⁵ /la ²¹	王国旭(2020:73-76)
彝语南部方言山苏话	ma ⁵⁵ /na ⁵⁵ /la ²¹	ma ⁵⁵ /na ⁵⁵ /la ²¹	ma ⁵⁵ /na ⁵⁵ /la ²¹	许鲜明、白碧波等(2013:149)
彝语南部方言聂苏话	the ³³ /ne ³³ /le ³³	the ³³ /ne ³³ /le ³³	the ³³ /ne ³³ /le ³³	王琳(2020)
彝语东南部方言葛颇话	tʂhe ³³ /po ³³	tʂhe ³³ /po ³³	tʂhe ³³ /po ³³	作者调查
彝语东南部方言阿细话	tʂhe ²²	lu ^{55/21}	lu ^{55/21}	武自立等(2014:63)
彝语东南部方言阿乌话	tehe ⁵⁴	tehe ⁵⁴	tehe ⁵⁴	作者调查
傣傣语	zo ³³ /wa ³¹	ma ³³	ma ³³	李翔提供
梁子寨哈尼语	ya ³¹ /ko ³¹ (借汉)	mo ⁵⁵	mo ⁵⁵ (仅用于交通工具)	赵勇(2021)
墨江哈尼语	ko ³¹ (借汉)	mo ⁵⁵	ma ³³	经典(2015:100)
拉祜语	ya ⁵³	ma ³¹	ma ³¹	张雨江(2010); 李春风(2014:117-130)
土家语	xu ²¹	nau ⁵⁵	nau ⁵⁵	向华武提供
末昂语	pha ³³	ma ³³ /mau ³³	ma ³³	周德才(2014:96)
撒都语	te ⁵⁵	mo ³³	mo ³³	白碧波等(2012:132)
纳西语	kv ⁵⁵	mɛ ³³	ly ³³	杨焕典(1983)
基诺语	xjo ³¹ /li ⁵⁴	ma ⁴⁴	khlo ³¹ /lo ³¹	蒋光友(2010:74-82)
白语	ni ²¹	tu ²¹	le ²¹	王锋(2002)
柔若语	ia ⁵³	kō ⁵⁵ 、ko ⁵³	le ³³	孙宏开等(2002:64-70)
怒苏语	ʔi ⁵³	gō ³⁵	? ^① (lo ³⁵ 圆形)	孙宏开、刘璐(1986:42)
桑孔语	aŋ ⁵⁵	aŋ ⁵⁵	lem ³¹	李永燧(2002:144-146)
缅语	jau ²⁵³	kaū ²²	lou ⁵⁵	李健(2016:105-111)
阿昌语	zu ²³¹	to ³³	to ³³	时建(2009:71-73)
仙岛语	ju ²⁵⁵	tu ³¹	lum ³¹	戴庆厦等(2005:41)
载瓦语	ju ²³¹	tu ³¹	lum ³¹	朱艳华、勒排早扎(2013:73)
波拉语	jau ²³¹	to ³¹	lam ³¹	戴庆厦等(2007:80)

① 表中“?”表示在文献中未查询到与le³³形式、意义相似,并可用于修饰其他无生命事物的类别词。

浪速语	jauk ³¹	tau ³⁵	?	戴庆厦 (2005:61-65)
勒期语	ju ⁷³¹	tu ³³	lom ³³	戴庆厦、李洁 (2007:96)

通过表 1 可看出，彝语支通用类别词的发展不平衡，并不是所有语言、方言中都存在通用类别词，并且通用类别词适用的生命度等级也不同。

1. 彝语支通用类别词数量、形式不一，来源不同

彝语支部分语言、方言中存在通用类别词，有的有一个通用类别词 ma³³（或其相近形式 mo³³/ma³³ 等），有的有两到三个通用类别词。彝语支语言中，只有阿昌语有一个适用于动物和无生命物体的通用类别词 to³³，其他语言均无可用于跨越两种生命度等级的通用类别词。通用类别词形式的多样说明彝语支的通用类别词存在多种来源，并且，从两个语支类别词的对比来看，彝语支语言类别词的泛用程度更深。

2. 类别词 le³³ 在彝语支与缅语支中同源

彝语支中，纳西语、基诺语、柔若语、桑孔语、白语等语言也没有发展出跨生命度等级的通用类别词，但在与无生命物体搭配时，都有一个使用范围广泛的类别词，形式为 le³³ 或其相近的形式。这种类型特征与缅语支语言相似。彝语支中的 le³³ 大多有“圆形”的意义，后发展出修饰颗粒状物体、圆形物体、块状物体的形状类别词用法，怒苏语中部方言知子罗话的 lɔ³⁵ 不是形状类别词的用法，但表示圆形的意义。由此可知，彝语支中的类别词 le³³ 是同源的，在彝语的部分方言中发展出通用类别词的用法。

3. 多数彝语支的非人通用类别词可泛用到指人名词

彝语支通用类别词在跨越生命度等级方面，更多地通用于动物和无生命物体，泛用程度较高的通用类别词可不受生命度等级的限制，适用范围可扩大到人，不存在只通用于人与动物或者人与无生命物体的通用类别词。并且，从通用类别词的来源看，形状类别词（用于无生命物体）较之普通类别词（用于人与动物）更易发生泛用。用于生命度等级较高事物的类别词稳固性更高，不易发生泛用，尤其是用于人的普通类别词，在彝语支中暂未发现泛用现象。这与生命度等级和人的认知相关。在彝语支民族的认知中，人处于最高的地位等级，与其他事物有本质差别，因此不会用修饰人的类别词去搭配其他物体。但如果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以将修饰其他事物的类别词用于某一类型的“人”，从而赋予一定的感情色彩。如彝语纳苏话中，形状类别词 teə³³ 可用于长条形的动物和无生命物体（如有角的高大动物、餐具、工具等），也可用于说话人所不喜欢的人，带有侮辱色彩。例如（普忠良 2017:134）：

ʔo ⁵⁵ ni ³³ so ³³ teə ³³	三头水牛	lo ³³ tɕp ⁵⁵ ni ⁵⁵ teə ³³	两根链条
水牛 三 条		链条 二 条	
ʔa ²¹ dze ²¹ tha ²¹ teə ³³	一把勺子	vo ³³ tsho ³³ teə ³³	(一) 个人
饭勺 一 条		人 条	

纳苏话通用类别词 mo³³ 在修饰人时，只能用于小孩子，不能用于大人，这与其来源相关（来源于表“果实”的名词，后发展为修饰小的、颗粒状、圆形事物的形状类别词），下文将重点讨论。

有的语言、方言中存在适用于动物及无生命物体的泛用程度较高的通用类别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可用于修饰“人”，但会与该语言中本来存在的修饰“人”的普通类别词产生

冲突,就会出现两套修饰“人”的类别词。这也说明,这些语言的类别词处在一种变革发展当中,如彝语东南部方言撒尼话等。

(二) 受数词影响的彝语通用类别词

通过跨语言、方言比较,我们发现彝语部分方言土语中存在两到三个通用类别词,其使用情况不受所搭配名词生命度等级的限制,只与数量名短语结构中的数词相关。如表2所示:

表2 彝语各方言土语中通用类别词与数词之间的对应

方言土语	人			动物			无生命事物		
	1	2	3及以上	1	2	3及以上	1	2	3及以上
东部方言纳苏话	mo ³³ /lo ³³			mo ³³			mo ³³		
西部方言腊罗话	yo ³³ ①			ma ⁵⁵			ma ⁵⁵		
北部方言诺苏话	ma ³³		zo ²¹	ma ³³			ma ³³		
东南部方言撒尼话	ma ³³ /zo ³³		zo ³³ /ly ²¹	ma ³³		ly ²¹	ma ³³		ly ²¹
东南部方言葛颇话	tʃhe ³³	po ³³		tʃhe ³³	po ³³		tʃhe ³³	po ³³	
东南部方言阿细话	tʃhe ²²	lu ⁵⁵	lu ²¹	tʃhe ²²	lu ⁵⁵	lu ²¹	tʃhe ²²	lu ⁵⁵	lu ²¹
南部方言腊鲁话	mo ³³	nə ⁵⁵	lə ²¹ /mo ³³	mo ³³	nə ⁵⁵	lə ²¹ /mo ³³	mo ³³	nə ⁵⁵	lə ²¹ /mo ³³
南部方言山苏话	ma ⁵⁵	nə ⁵⁵	lə ²¹	ma ⁵⁵	nə ⁵⁵	lə ²¹	ma ⁵⁵	nə ⁵⁵	lə ²¹
南部方言聂苏话	the ³³	nɛ ³³	le ³³	the ³³	nɛ ³³	le ³³	the ³³	nɛ ³³	le ³³
中部方言俐侏话 ^②	mo ⁴⁴	nɛ ⁵⁵	le ⁵⁵ /mo ⁴⁴	mo ⁴⁴	nɛ ⁵⁵	le ⁵⁵ /mo ⁴⁴	mo ⁴⁴	nɛ ⁵⁵	le ⁵⁵ /mo ⁴⁴
东南部方言阿乌话	tche ⁵⁴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及田野调查,目前只在部分彝语中部方言、东南部及南部方言中发现类别词的使用受数词影响的情况,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 生命度与数量这两个因素往往不在同一种语言、方言中对通用类别词起制约作用

彝语西部方言腊罗话、东部方言纳苏话的通用类别词 ma³³ 主要受生命度等级的限制,可以修饰动物及无生命的物体,不能修饰生命度等级较高的“人”;东部方言纳苏话的 mo³³ 虽也可修饰指人名词,但有条件限制,即只能修饰表小孩名词。这些方言的通用类别词不受数词影响。与之相反,彝语中部方言俐侏话、南部方言聂苏话、东南部方言葛颇话和阿细话等的通用类别词并不受所修饰物体生命度等级的影响,只受所搭配数词的限制,存在单数、双数、多数的区分。除此之外,也存在这两种类型的中间状态,如北部方言诺苏话^③、东南部方言撒尼话,尤其是撒尼话,其通用类别词既受所搭配名词生命度等级的限制,也受数词的限制。弥勒的阿乌话既不受所搭配名词生命度等级的限制,也不受数词的限制。彝语各方言类别词呈现出的多种使用类型与彝族不同支系的地理分布相关,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

2. 通用类别词的使用呈现区域特征,并且受同一因素(名词生命度或数词)影响的类别词形式大致相同

① 需注意的是,与数词“二”搭配时,不能单独使用 yo³³,而必须使用 ni³¹yo³³ 作为类别词。

② 彝语中部方言俐侏话中,mo⁴⁴ 用于数词“一”“十”及十以上,le⁵⁵ 用于数词三~九。

③ 曲木铁西(1994)提到,诺苏彝语诺话在表示“人”的数量时,用 ma³³、zo³³/zɔ³³ 两个“个体”量词来表示,各有分工;但在古彝文文献中,表示“人”的量词一律用 zo³³/zɔ³³。

受所搭配事物生命度等级影响的通用类别词均为 ma^{33} ，并且在多数方言中有且只有这一个通用类别词。受所搭配数词影响的通用类别词有二至三个，根据所搭配的数词不同区别使用。东南部方言葛颇话数词“一”与通用类别词 $t\dot{s}he^{33}$ 搭配，“二”及其以上的数词与通用类别词 po^{33} 搭配。北部方言诺苏话、东南部方言撒尼话的数词“一”和“二”搭配通用类别词 ma^{33} 和 ma^{33} ，“三”及其以上数词搭配通用类别词 zo^{21} 和 ly^{21} 。南部方言腊鲁话、山苏话、聂苏话数词“一”搭配通用类别词 mo^{33} 、 ma^{55} 、 the^{33} ，数词“二”搭配通用类别词 no^{55} 、 no^{55} 、 ne^{33} ，“三”及其以上的数词搭配通用类别词 lo^{21} 、 lo^{21} 、 le^{33} 。中部方言俐侏话数词“一”和九以上搭配通用类别词 mo^{44} ，数词“二”搭配通用类别词 ne^{55} ，三~九搭配通用类别词 le^{55} 。东南部方言阿细话数词“一”搭配通用类别词 $t\dot{s}he^{22}$ ，数词“二”搭配通用类别词 lu^{55} ，“三”及以上数词搭配通用类别词 lu^{21} （即类别词的声调会发生变化，从 55 调 lu^{55} 变为 21 调 lu^{21} ，这也是区分数量“一”“二”与“三”及以上的多数的一种表现。彝语方言通用类别词受数词影响的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彝语方言通用类别词受所搭配数词影响的情况

彝语方言	1	2	3 及以上
南部方言腊鲁话、山苏话、聂苏话，东南部方言阿细话，中部方言俐侏话			
东南部方言葛颇话			
北部方言诺苏话，东南部方言撒尼话			
东南部方言阿乌话，西部方言腊罗话，东部方言纳苏话 ^①			

3. 东南部方言通用类别词的使用较其他方言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彝语方言通用类别词受数词影响的情况也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撒尼话和阿乌话值得注意。撒尼话在与“人”这类生命度等级最高的名词搭配时出现了两套通用类别词，既有东部、西部方言的特征又有南部、东南部、中部方言的特征，既受名词生命度影响又受数词影响，在使用和词源上均体现出相关性。阿乌话只有一个通用类别词，既不受名词生命度影响又不受数词影响。阿细话和葛颇话数词“一”与其他数词使用不同的通用类别词。撒尼话“一”“二”和其他数词区别使用不同的通用类别词。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彝语东南部方言各支系语言通用类别词使用的复杂情况可能与其地理分布和迁徙路径相关。

三 彝语通用类别词的来源

上文提到，彝语各语言、方言中，有的存在通用类别词，有的缺乏典型的通用类别词。通过表 1 可看出，有通用类别词的语言、方言，其通用类别词的形式、使用范围及来源也不同。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彝语的通用类别词有的从名词发展而来，有的从动词发展而来，也有的借用壮侗语类别词。下文将分别探讨不同来源的彝语通用类别词。

^① 尽管东南部方言阿乌话和西部方言腊罗话、东部方言纳苏话中，通用类别词均不受所搭配数词的限制，但前者与后二者的通用类别词在受生命度等级影响方面存在不同之处，阿乌话通用类别词不受生命度等级影响，而腊罗话、纳苏话的通用类别词受生命度等级影响。

(一) 源自名词的彝语通用类别词

名词是类别词产生的主要来源。彝语通用类别词主要从“果子(果实)”“人”“身体”等名词发展而来。

1. 通用类别词 ma^{33}

彝语支大多数语言中都存在一个类别词 ma^{33} (不同方言土语中的相似形式为 $mo^{33}/ma^{33}/mo^{44}/ma^{55}$ 等), 在不同语言、方言中可能是普通类别词、形状类别词或通用类别词, 形式上有细微差异。通过词源和适用范围比较, 发现不同语言、方言中的这个类别词虽然形式上相近, 但来源是不同的。有的通用类别词 ma^{33} 来源于名词“果子(果实)”, 有的来源于名词“母亲”。来源于“果子(果实)”属于常见的现象; 来源于“母亲”属于个别情况, 并且其发展受限。类别词与名词之间的搭配与其作为普通类别词的用法有认知上的语义相关性。例如诺苏话(胡素华、沙志军 2005a):

$ma^{33}ndi^{55}ma^{44}ve^{33}pu^{33}l_1^{31}l_1^{31}$	硕果累累	$tsho^{33}ni^{31}ma^{33}$	两个人
果实 结 果 开花 累累		人 两 个	
$vo^{55}so^{33}ma^{33}$	三头猪	$o^{33}khu^{31}ma^{33}$	(一)个枕头
猪 三 个		枕头 个	

胡素华、沙志军(2005a)提到, ma^{33} 用于没有特别形状的人(数词仅限于“一”和“二”)、动物、无生命体, 颗粒状、圆形、块状物, 以及无法归为某种形状特征的物体, 并指出 ma^{33} 来源于“果实”。通过上述例子可看出, 在彝语诺苏话中, ma^{33} 仍存在名词“果实”的词义和用法; 作为类别词可应用于所有生命度等级的事物, 如“人”“猪”“枕头”等等。再如彝语纳苏话(普忠良等 2020):

$dzo^{21}mo^{21}tha^{21}mo^{33}$	一粒种子	$pa^{21}tha^{21}mo^{33}$	一个碗
种子 一 个		碗 一 个	
$a^{33}m\ddot{o}^{55}tha^{21}mo^{33}$	一只猫	$a^{55}ngho^{33}tha^{21}mo^{33}$	一个孩子
猫 一 个		孩子 一 个	

纳苏话通用类别词 mo^{33} 来源于名词 mo^{21} “圆形的果实”(如 $a^{55}mo^{21}l\ddot{o}^{55}$ “土豆”中的 mo^{21}), 二者虽声调存在差异, 但声、韵母和语义均有相关性。普忠良等(2020)提到, 纳苏话类别词 mo^{33} 通常用来体现无特别形状特征的物体、人、动物等, 尤其适用于颗粒状、圆形、块状等物体。纳苏话的类别词 mo^{33} 与北部方言诺苏话的情况相同, 都是可适用于所有生命度等级的事物, 与诺苏话(用于搭配人时, 数词仅限于“一”和“二”)不同的是, 纳苏话的 mo^{33} 与表人名词搭配时, 不受数词限制, 且仅用于表小孩名词。这与其适用于颗粒状、圆形、块状等物体的类别词特征相关。又如末昂语(周德才 2014:39、76、118、252):

$tshoŋ^{33}the^{33}ma^{33}$	一只老虎	$va^{31}the^{33}mau^{33}$	一头猪
虎 一 个		猪 一 个	
$se^{33}sei^{51}ma^{33}$	十个果子	$te^{33}ŋa^{33}ma^{33}$	五个碗
果子 十 个		碗 五 个	

末昂语中与动物搭配的类别词主要有 mau^{33} 和 ma^{33} 两个, 其中 mau^{33} 用于牛、马、鱼、猪、羊、蛇等日常常见动物, ma^{33} 用于虎、豹、狼等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的动物。末昂语 $tju^{31}ma^{33}$ “眼珠”等词语中也包含语素 ma^{33} , 其中 tju^{31} 为“眼睛”, ma^{33} 则为“球状物”。末昂语包含类别词 ma^{33} 的其他词语多为表示圆形物体的名词, 如“碗”“果子”“石头”“锅”

“戒指”等。可见，通用类别词可能来源于表示圆形或球状物体的名词 ma^{33} ，从名词发展为形状类别词修饰圆形的物体，后经发展泛用修饰不常见的动物。又如撒都语（白碧波等 2012:227、128-142、147）：

$ni^{55}mo^{21}te^{21}mo^{33}$	一颗心	$mu^{33}li^{33}mo^{21}te^{21}mo^{33}$	一个太阳
心 一个		太阳 一个	
$tha^{55}la^{55}tshu^{42}mo^{33}$	六只兔子	$no^{21}tsh\eta^{33}te^{21}mo^{33}$	一颗药
兔子 六个		药 一个	

撒都语 $mu^{33}li^{33}mo^{21}$ “太阳”、 $xo^{21}da^{55}mo^{21}$ “月亮”中包含表示圆形义的语素 mo^{21} 。 mo^{21} 有“果实”的意思，受词语双音节化的影响，单说时需要添加词头 i^{33} ，即 $i^{33}mo^{21}$ “果子”。 mo^{33} 作为类别词用于具有圆形或近似圆形特征的水果或物体名词。与彝语纳苏话一样，撒都语类别词 mo^{33} 与名词/形容词 mo^{21} 声调上存在差异，但音韵和语义上具有高度相关性。因此我们推断，名词 mo^{21} 是撒都语形状类别词 mo^{33} 的来源，后经泛用可用于动物。

彝语许多语言中也存在普通类别词 mo^{55} （哈尼语）、 $m\epsilon^{33}$ （纳西语）、 ma^{44} （基诺语）等。这些语言的类别词只用于动物，不涉及无生命物体与人，未发生泛用。这些类别词与上文提到的通用类别词 ma^{33} 来源不同，不是来源于名词“果实”，也不能修饰圆形的物体，其来源为名词“身体”“动物”等。如哈尼语（赵勇 2021）：

$a^{55}mo^{55}thi^{31}mo^{55}$	一只动物	$a^{31}ya^{31}thi^{31}mo^{55}$	一只猪
动物 一只		猪 一只	

语素 mo^{55} 还出现于 $mo^{55}do^{33}$ “身体”、 $a^{55}mo^{55}$ “动物”等词中。

彝语中的通用类别词 ma^{33} 看上去与适用于动物的普通类别词形式上相似，并且有的与各自语言中的名词“母亲”、雌性标记形式相似甚至相同，从形式上看可能存在同源关系，但实际上来源不同。通用类别词 ma^{33} 大多与“果实”等名词相关，通过象似性原则发展而来。发展的路径很可能经过反响型量词的发展阶段，从名词拷贝全部语素或部分语素形成。并且，从“果实”发展出的形状类别词大多可以扩展到全部生命度等级；而个别从名词“身体”“动物”发展出来的普通类别词，很难向外拓展，只使用于动物等级。

2. 普通类别词/通用类别词 ne^{33}

彝语尤其是彝语支语言中存在一个通用类别词 ne^{33} （有的形式为 $ne^{55}/n\epsilon^{55}/n\epsilon^{33}$ ）。在有些语言中未发生泛用，为普通类别词，其来源为“人”。例如白语（赵燕珍 2005:215）：

(1) $a^{44}ni^{21}mu^{44}tu^{44}xe^{55}si^{33}a^{44}kuo^{35}$.

一人 焖 得 饭 一 锅

一人焖了一锅饭。

(2) $tsu^{33}tsu^{33}\epsilon^{33}tsu^{33}ni^{21}ke^{35}ni^{21}$.

树 棵 下 有 人 个

树下有个人。

在白语中， ni^{21} 既可作名词，表示“人”，也可用作类别词。作为类别词时只能与人搭配，为普通类别词，其来源即表示“人”的名词。再如彝语山苏话（沐华提供）：

$a^{21}n\epsilon^{55}ni^{21}n\epsilon^{55}$	两个小孩	$x\epsilon^{55}d\epsilon^{21}pha^{21}ni^{21}n\epsilon^{55}$	两个铁匠
小孩 两个		铁匠 两个	

tho ²¹ lo ³³ ni ²¹ nə ⁵⁵	两只兔子	pi ²¹ ni ²¹ nə ⁵⁵	两支笔
兔子 两个		笔 两个	

nə⁵⁵ 在山苏话中也有名词用法，加 a²¹ 词头双音节化后构成 a²¹nə⁵⁵ “小孩”。nə⁵⁵ 可与数词“二”搭配，应用于所有生命度等级名词，为受数词影响的通用类别词。

(二) 源自动词的彝语支通用类别词 le³³

缅语支语言和部分彝语支语言中都存在一个泛用于无生命事物的类别词 le³³（有的形式为 le²¹/le³¹/lem³¹/lam³¹/lum³¹ 等等），在部分彝语方言中甚至已经泛用为可以通用于所有生命度等级名词的通用类别词。其来源为动词 le³³，表示“滚动、卷、包、围”等意义。在有的语言中还有形容词用法，形容某物体是圆的；也可作为构词语素，与名词搭配，表示圆形的物体。例如彝语阿细话（武自立等 2014:208、62）：

ni ²¹ thi ²¹ lu ⁵⁵	一头牛	lo ³³ mo ³³ si ³³ lu ²¹	三个石头
牛 一个		石头 三个	

阿细话又可细分为西阿、砚阿、昆阿三个土语。在三个土语点中，le²²、lu³³、le³³ 均表示圆形的意义，存在形容词用法，如 a⁵⁵le²²、bu⁵⁵le²²（西阿），bu³³lu³³（砚阿），bu³³le³³（昆阿）。尤其是西阿土语中，le²² 可单独加 a⁵⁵ 词头，作为形容词表示三维物体的形状是圆的。在阿细话中，lu⁵⁵ 作为通用类别词，当所搭配数词为“三”及以上时，声调会由高平调 55 变为低降调 21，意义不变。虽然形容词 le²² 与类别词 lu⁵⁵ 形式上存在差异，但从不同土语的表现（le²²/lu³³/le³³）来看，二者应该是存在关联的。

再如桑孔语（李永燧 2002:297、329、145）：

mo ⁵⁵ qhaŋ ⁵⁵ ni ³¹ lem ³¹	两个铁锅
铁锅 两个	

桑孔语中，lem³¹ 作为构词语素形容某物体是圆形的或圆柱形的，如 te⁵⁵lem³¹ “棍子”、qaŋ³¹mba³³aŋ³³u³³u³³le⁵⁵lem³¹ “卷心菜”。也可作为形状类别词，修饰有圆形、块状轮廓内涵的名词。其他例子，如彝语纳苏话（普忠良提供）：

le ³³	滚动	mo ²¹ le ³³	圆形（球圆）
------------------	----	-----------------------------------	--------

纳苏话中，le³³ 有“滚动”的动词义，mo²¹le³³ 形容某物体是圆形的。

又如撒尼彝语（王海滨 2017）：

sa ³³ dlə ²¹ thi ²¹ le ³³	一包糖
糖 一包	

撒尼话中 le³³ 有“滚、包、卷”的动词意义和用法，也可作为形状类别词使用。王海滨（2017）也提到，撒尼话中的形状类别词 le³³ 直接来源于动词。

再如缅语支的梁河阿昌语（时建 2009:410、72、114、368）：

(3) ŋa²⁵⁵tsa³³ŋa²⁵⁵sut³¹tə³³ luŋ³³nei²⁵⁵. 雏鸟在鸟窝里。
 雏鸟 鸟窝 位格 在 持续体

luŋ³³ 在阿昌语中有存在动词的用法，表示人、动物、物品等自然存在于某个封闭或半封闭的空间。与其语音形式相近的动词 luŋ³¹ 表示“围”的意义，二者语音和意义上都有相关性，可能有同源关系。

na ²³¹ teit ³¹ a ³¹ luŋ ^{33/35}	眼球	te ²³¹ u ³¹ ta ³¹ luŋ ^{33/35}	一个鸡蛋
眼睛 核 圆		鸡蛋 一个	

khua²⁵⁵ta³¹luŋ^{33/35} 一个碗
碗 一个

除此之外，luŋ³³ 还有形容词的用法，但需要加词头 a³¹ 表示“圆”的意义。

通过上述彝语支的例子，我们发现，类别词 le³³ (le²¹/lœ³¹/lem³¹/lam³¹/lum³¹ 等) 形式上虽存在差异，但在音韵上相似度还是极高的，在彝语支中应该是同源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部分彝语支语言中 le³³ 为形状类别词，搭配表圆形事物的名词；彝语支语言中 le³³ 为通用类别词，与“三”及以上数词同现。类别词 le³³ 的来源可追溯至表示圆形意义的形容词。在彝语支的部分语言中，还可以追溯到“滚动、卷、围”等意义的动词用法，但在现代语言中，类别词 le³³ 与其可能来源的动词语音形式略有差异，如：桑孔语的 lem³¹ “根(一~棍子)”与 le³¹ “搓(~绳子)”，仙岛语的 lum³¹ “个”与 lin³¹ “打滚”和 lin³⁵ “搓(~绳)”，载瓦语的 lum³¹ “个”与 leŋ³¹ “滚”，波拉语的 lam³¹ “个”与 laŋ³¹ “转动”。

通过跨语言、方言的对比，我们发现，彝语支中 le³³ 等作为动词时，表达的是“滚动、围、包”等意义，虽与其所属语言的形容词、类别词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在语音上的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应该是同源的。

(三) 借自壮侗语的类别词 tu³³

彝语支语言中，只有阿昌语存在跨越两个生命度等级的通用类别词 tu³³。但从表 1 来看，彝语支语言修饰动物的普通类别词 to³³、tu³¹、tu³¹、to³¹、tau³⁵、tu³³ 等，其语音和功能都有相关性。通过对彝语支语言周边其他语族语言的考察，我们发现在周边的傣语和壮语等语言中也存在类似的普通类别词 tu³³，这可能与语言接触等因素相关。例如载瓦语(金万丽提供):

lo³¹ i⁵⁵ tu³¹ 两只老虎 pau³¹ ŋo³¹ tu³¹ 五只虫
老虎 两个 虫 五个

载瓦语中，kuŋ⁵¹ 与 tu³¹ 均有“身体”的意义。kuŋ⁵¹ 可单独作为名词使用，表示“身体”的意义。tu³¹ 不能单独用作名词，需与其他语素搭配，如 kuŋ⁵¹tu³¹ “身体”、tu³¹maŋ⁵¹ “尸体”。同时，tu³¹ 也可作为搭配动物名词的普通类别词使用。例如阿昌语(时建 2009:369):

khui³¹suŋ³¹to³³ 三条狗 zin³¹ta³¹to^{33/35} 一朵云
狗 三 条 云 一 朵
khu³¹tau³¹ta³¹to^{33/35} 一辆车
车 一 辆

阿昌语的 to³⁵ 与词头 a³¹ 搭配，构成 a³¹to³⁵ “身体”。to^{33/35} 也可作为搭配动物和无生命物体的通用类别词使用。

除此之外，仙岛语仙岛寨话的 a³¹tu³¹、波拉语孔家寨话 kauŋ⁵⁵to²³¹、浪速语允欠寨话 kauŋ³¹tau³⁵ 均为“身体”义，其中的 tu³¹、to²³¹、tau³⁵ 可单独理解为“身体”语素。同时，tu³¹、to²³¹、tau³⁵ 也可以作为形状类别词使用。此外，勒期语的“身体”，只用 kuŋ⁵³ 来表示。

通过上述材料可知，彝语支的类别词 tu³³ 等，在部分彝语支语言中存在“身体”的名词语素义，但大多数情况下均不能单独用作名词。除了阿昌语和仙岛语(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均为阿昌族，且地理位置相邻，属于同一地理区域)可以加词头 a³¹ 表示“身体”的意义，作名词用，其他语言一般情况下均需与 kuŋ⁵¹ 等名词语素合体表示名词意义。而 kuŋ⁵¹ 在彝语支语言中可以单用，作名词，表示“身体”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 kuŋ⁵¹ 等是彝语支语言中表示“身体”意义的原始词汇，tu³³ 等可能来源于借词。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在壮侗语中,也存在一种类别词 to^1 ,如西双版纳傣语 to^1 、武鸣壮语 tu^2 、布依语 tu^2 、临高语 hu^2 、侗语 tu^2 、水语 to^2 、泰语 $tu\alpha^1$ 、老挝语 $tu\alpha^2to^1$ 等。

胡静(2001)提到,老挝语类别词 $tu\alpha^2$ 、泰语 $tu\alpha^1$ 、临高话 hu^2 也有“身体”和“只、个”两个意思。由此可推测 $tu\alpha^2$ 在原始侗台语中可能是名词“身体”的意思,发展为表示动物的量词“只”。梁敏(1983)也提到壮侗语表示动物的量词“只”,是由“身体”名词 tua^2 、 tu^2 、 to^2 、 to^1 、 hu^2 转变而来的。

因此,我们推测,缅语支语言的类别词 tu^{33} 借自于壮侗语的类别词 to^1 。部分彝语支将壮侗语表示“身体”义的名词也一同借用,如载瓦语、波拉语、浪速语等;也可能先借用了表示“身体”义的名词,后发展出搭配动物名词使用的普通类别词用法,如阿昌语、仙岛语等。

在阿昌语中,适用于动物的普通类别词又发展出了跨越生命度等级(动物、无生命物体)的通用类别词用法。但从其他彝语支语言来看,适用于动物的普通类别词未发展出跨越生命度等级的通用类别词用法。

四 总 结

通用类别词是指可以搭配跨越两种及以上生命度等级名词的类别词。彝语支中的通用类别词发展层次不同。有的语言、方言中没有通用类别词,如彝语支的纳西语、哈尼语、基诺语、白语及大部分彝语支语言等。有的语言、方言中存在一个通用类别词,如彝语东部方言诺苏话和东南部方言阿乌话、拉祜语、土家语、撒都语、阿昌语等。有的语言中存在两到三个通用类别词,如彝语撒尼话、腊鲁话、俐侏话、山苏话、聂苏话、葛颇话等。通用类别词的有无和数量多少与该语言、方言名词范畴化的程度相关。一种语言名词范畴化的程度越深时,对事物的分类越具体,类别词的功能越多样,通用类别词的通用程度更高。

彝语支的多数语言只有一个通用类别词,符合世界语言的类型学特征。但彝语的部分支系语言中存在两到三个通用类别词,其通用类别词并不受生命度等级的限制,只受与其搭配的数词的影响。这类彝语方言多集中在云南省东南部地区,为彝语东南部方言、中部方言、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凉山和攀枝花的彝语北部方言也存在受数词影响的特征,但不如上述几个方言区域明显。

彝语支通用类别词形式、数量等方面的不同,也体现了其来源的多样性。其来源大致有三种:①来源于名词“果实”“人”;②来源于动词“卷、滚”;③来源于壮侗语借词“身体”。其中来源于名词是最为常见的途径,并且也呈现出复杂的发展状态,具体路径如下:

路径一:名词“果子(果实)”→形状类别词→通用类别词;

路径二:名词“人/某一类人”→普通类别词/通用类别词;

路径三:“卷”“滚”等意义动词→“圆形”意义的形容词→形状类别词→泛用于无生命物体的类别词→通用类别词;

路径四:壮侗语名词“身体”/普通类别词→彝语支语言的名词“身体”/普通类别词→通用类别词。

借用壮侗语类别词的主要为彝语支语言。从地理上来看,彝语支与壮侗语毗邻分布,尤其在云南省西南部的德宏州地区,阿昌、景颇等民族一直与当地的傣族杂居,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语言上也互相借鉴,阿昌、景颇等语言受傣语影响较为明显,傣语借词丰富。

借用不只体现在通用类别词上,其他类别词及词语,甚至语音、语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借用现象。

本文讨论了彝语通用类别词 ma^{33} 、 ne^{33} 、 le^{33} 、 tu^{33} 的来源,但有的通用类别词如 the^{33} ($tʂhe^{22}/tche^{54}$) 等,还尚未观察到其发展轨迹,后续需要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 白碧波、许鲜明等. 2012.《撒都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 1997.《藏缅语族个体量词研究》,载《彝语研究》编委会编《彝语研究》第 355-373 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 2005.《浪速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丛铁华、蒋颖、李洁. 2005.《仙岛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戴庆厦、蒋颖、孔志恩. 2007.《波拉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李洁. 2007.《勒期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邓佑玲. 2001.《土家语名量词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5 期.
- 胡静. 2001.《从亲属语言的比较看老挝语量词的特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4 期.
- 胡素华、沙志军. 2005a.《凉山彝语类别量词的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4 期.
- 胡素华、沙志军. 2005b.《彝语与缅语类别量词的语义比较》,载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第 126-140 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黄成龙. 2013a.《白语名词范畴化——语义与认知探讨》,载王锋、王双成主编《白语研究论文集》第 21-39 页,上海:中西书局.
- 黄成龙. 2013b.《羌语中的生命度等级序列》,载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研究中心编,戴庆厦、Randy J. LaPolla (罗仁地)主编《汉藏语学报》第 7 期第 25-4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姜静. 2022.《葛颇彝语形态句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蒋光友. 2010.《基诺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经典. 2013.《碧约哈尼语反响型名量词的特点及其演变》,《民族语文》第 6 期.
- 经典. 2015.《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春风. 2014.《邦朵拉祜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健. 2016.《缅甸名词性结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批然. 1992.《哈尼语量词研究》,《民族语文》第 5 期.
- 李永燧. 2002.《桑孔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梁敏. 1983.《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第 3 期.
- 普忠良. 2017.《纳苏彝语语法研究》,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
- 普忠良、余德芬、普晋. 2020.《纳苏彝语量词研究》,《百色学院学报》第 6 期.
- 曲木铁西. 1994.《试论彝语名量词的起源层次》,《民族语文》第 2 期.
- 时建. 2009.《梁河阿昌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宏开、黄成龙、周毛草. 2002.《柔若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孙宏开、刘璐. 1986.《怒族语言简志(怒苏语)》,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锋. 2002.《白语名量词及其体词结构》,《民族语文》第 4 期.
- 王国旭. 2020.《新平彝语腊鲁话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王海滨. 2017. 《撒尼语名量词研究》,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 王琳. 2020. 《云南建水彝语南部方言名量词研究》,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 武自立、张国富、张伟. 2014. 《阿细彝语概要》,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徐悉艰. 1993. 《载瓦语的量词》, 《民族语文》第4期.
- 徐悉艰. 1994. 《彝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 《语言研究》第1期.
- 许巧云、打西阿且. 2013. 《汉彝量词比较——兼论英语中量的表达》,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2期.
- 许鲜明、白碧波等. 2013. 《山苏彝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杨焕典. 1983. 《纳西语中的数量词》, 《民族语文》第4期.
- 张雨江. 2010. 《拉祜语量词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
- 赵燕珍. 2005. 《白语名量词的语义及结构特征》, 载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第209-226页,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赵勇. 2021. 《梁子寨哈尼语个体量词功能特征及其演变》, 《红河学院学报》第4期.
- 周德才. 2014. 《末昂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周天天. 2023. 《俐侎彝语个体量词探析》, 刘新中主编《南方语言学》第1期(第二十一辑)第274-291页,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周廷升. 2017. 《彝语腊罗话语法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朱艳华、勒排早扎. 2013. 《遮放载瓦语参考语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oft, William. 1994. Semantic universals in classifier systems. *Word* 45(2): 145-171.

General Classifiers in the Yi-Burman Languages

JIANG Jing

[Abstract] General classifiers refer to classifiers with a high level of general use. They can be used to modify entity nouns that belong to at least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on the animacy hierarchy, which indicates a reduction in their classification function.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stinctions in the form, distribution and total number of general classifiers in the Yi-Burman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hich demonstrates different genetic distances among the languages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general classifiers are mostly subsequent development with multiple origins.

[Keywords] Yi-Burman languages general classifier origin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 胡鸿雁】